

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能預測自傷嗎？對比城鄉青少年男女樣本的多階層模型分析

Does Aggravated Sexting Predict Self Harm? A Multilevel Modeling Analysis for Samples of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 Across Urban and Rural Contexts

林錦廷¹, 常善媚², 林煜軒³, 林珊如⁴

臺灣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1,4}

臺灣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²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³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³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老化博士學位學程³

*terry96160.hs13@nycu.edu.tw¹, smchang.nctu@gmail.com², yuhsuanlin@nhri.edu.tw³

sunnylin@nycu.edu.tw⁴

【摘要】本研究透過青少年男女樣本的多階層模型，檢驗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ggravated sexting, AS) 是否預測自傷，並探討學校所在城鄉之調節效果。樣本涵蓋臺灣 11–18 歲男生 7,160 人、女生 7,307 人，依中研院指標將鄉鎮劃分為城市與鄉村。結果顯示，第一，男生的 AS 顯著較多，但女生的自傷程度顯著較高。其次，在納入城鄉脈絡前，男女的 AS 皆能正向顯著預測自傷。第三，加入跨階層交互作用後，呈現性別差異：男生的 AS 對自傷受到城鄉調節，鄉村比都市更高。對女生而言，交互作用則未達顯著。最後，本研究從課程設計、教師/學校應對辦法、輔導策略三個角度提供實務建議。

【關鍵字】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自傷；城鄉差異；性別；多階層模型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gravated sexting and self-harm among adolescents and explor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chool in urban–rural contexts using multilevel modeling. Participants were 14,467 Taiwanese adolescents aged 11–18 from 180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cluding 7,160 boys and 7,307 girls. Results showed that aggravated sexting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self-harm in both boys and girls. After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with urban–rural contexts were included, aggravated sexting remain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or of self-harm among boys, and boys in rural schools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self-harm than those in urban schools. In contrast, these effects we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among girls after the interaction terms were added.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ggravated sexting as a risk factor for adolescent self-harm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er/school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counseling interventions.

Keywords: aggravated sexting, self-harm, urban-rural contexts, gender difference, multilevel modeling

1. 前言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的普及，青少年使用網路已普遍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習慣於社群媒體上分享日常動態、自拍影像、網路交友等，用於建立人際關係。但同時這樣

網路上非實體的互動也存在兒少網路使用的安全與隱私風險，其中性私密影像散佈是當今社會中不容忽視的議題。

性私密影像散佈 (sexting behavior) 係指「個體透過行動裝置或網路，傳送、接收或散佈含有性暗示、性裸露或性行為意涵之文字、聲音、照片、或影像之相關影音內容」(Barrense-Dias et al, 2017)，並根據互動方式 (例如雙方意願、具傷害意圖) 而呈現不同的樣態。過去研究顯示，性私密影像散佈與憂鬱、焦慮、社交恐懼、自傷等負向心理健康有關 (Gámez-Guadix & de Santisteban, 2018)，尤其若是在具傷害意圖的情境之下，例如未經同意即散佈他人性私密影像，往往更容易讓人感受到惡意，也更容易受傷 (Morelli et al., 2025)。自傷被認為可能是受到性私密影像散佈影響之最嚴重的心理傷害，不過個體感知受傷的程度不一，而且可能存在性別差異。像 Hasinoff & Shepherd (2014) 以社會規範 (social norm) 詮釋個體對於性私密影像散佈的認知與期待，表示在多數社會規範下，性私密影像散佈若未經同意遭到散佈，通常對女性更具傷害性。相較之下，多數男性較不在意隱私，也較少承擔責任，可能較不受到性私密影像散佈，表示性別差異是關於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需要討論的部分。

此外，社會結構除了社會規範，環境特色也可能是形塑社會結構的因子之一 (Ybarra & Mitchell, 2014)，例如：城市跟鄉村基於環境特性所產生之性教育資源差異、傳統觀念認知差異，以及社會緊密程度等塑造不同的環境，而讓個體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的關係而有所不同。有鑑於此，若將城鄉脈絡納入討論，更可以從社會環境探索脈絡下的差異。

最後，儘管既有研究已指出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存在關聯，也有部分研究關注其性別差異，但目前未有研究從社會環境角度出發，探索對於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與自傷間之性別差異，以及納入城鄉脈絡，討論不同環境下個體在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關係的差異。本研究從性別差異與城鄉脈絡兩個面向切入，探討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關聯性，並作為未來校園輔導、數位安全教育與研擬心理健康預防工作之參考。

2. 文獻探討

2.1 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性別差異

性私密影像散佈可分為雙方有意願及具傷害意圖兩種，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ggravated sexting, AS) 比起雙方有意願的 (consensual sexting, CS)，更涉及未經同意、壓迫、侵犯或暴力等風險情境，過去研究指出具傷害意圖者較容易對青少年造成心理傷害 (Morelli et al., 2021)。Morelli 等人 (2021) 進一步指出，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有兩種不同情境，分別為加害者面向的未經同意之性私密影像散佈 (non-consensual sexting, NCS)，以及受害者面向的迫於壓力之性私密影像散佈 (pressured sexting, PS)。雖然兩者在互動角色有所不同，但共同特徵皆在於造成個體自主性受損、權力失衡，伴隨羞辱、威脅、污名化與隱私暴露等負面後果 (Morelli et al., 2021)。不過，後續 Morelli 等人 (2025) 認為，AS 若具備傷害他人的特性，更應該著重在加害者面向之未經同意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NCS)，所以可以說 AS 相當於 NCS。

就性別差異而言，既有研究顯示青少年在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間的關係可能有不同樣貌。例如 Wright 與 Wachs (2024) 探討美國 1113 名 14-17 歲青少年性私密影像散佈與憂鬱、自傷之縱貫研究發現，男生較多涉及 NCS (加害者)，女生則經歷更多的 PS (受害者)，其後果導致的憂鬱與自傷，則是女生都比男生為多。此外，Chiu 等人 (2025) 以臺灣 11-18 歲青少年為對象，同樣關心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關係之性別差異。研究顯示，女生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程度關係高於男生，且進一步發現男生在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

佈的兩種情境 (NCS 與 PS) 皆與自傷有正向關聯；女生則是未經同意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NCS) 與自傷的關聯未達顯著。綜合兩項研究，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包含加害者面向與受害者面向，其與自傷的關係有性別差異。若僅觀察不同性別間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相關的高低，僅能說明男女的平均現象，無法深入了解不同性別的性影像散佈行為具有主動與被動性的差異，例如：男生以加害者為多，女生則傾向是受害者。為此，把男生與女生樣本分開分析是更合適的策略。

2.2 城鄉脈絡下的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目前沒有研究說明城鄉脈絡在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的調節效果，僅有部分研究提及性私密影像散佈可能會受到地區特性影響。首先是 Ybarra 與 Mitchell (2014) 針對美國 13-18 歲青少年的研究，該研究結果指出，男生具有性私密影像散佈組和沒有性私密影像散佈組在居住地上有顯著差異，且有性私密影像散佈的男生更可能出現在都市地區；但是否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的關係具有城鄉差異則目前未有定論。另外，Cotter 等人 (2025) 的研究雖僅將地區特性當作控制變項，未討論城鄉脈絡下的性私密影像散佈差異。但其研究結果指出，在控制地區特性後，發現未經同意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存在高度關聯，且女生比男生更為明顯。換句話說，女生所受到如未經同意這樣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的自傷可能更高，但若未控制城鄉差異，則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有鑑於此，前述文獻僅控制城鄉脈絡差異，或是將其視作背景變項。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利用多階層分析將城鄉脈絡納入討論，除能觀察都市鄉村學校間的差異之外，亦能從個體角度，觀察城鄉脈絡之下，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的關係差異為何，凸顯城鄉脈絡在性私密影像散佈研究之重要性。

2.3 綜合論述與研究問題

綜合前述文獻回顧，本研究希望從男生與女生不同的角度出發，檢視不同性別青少年在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間所呈現之關聯差異；同時，藉由納入城鄉脈絡的調節效果，進一步探討學校所處社會環境是否會改變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間的關係。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 青少年男女之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與自傷是否有性別差異？
- 二、 未加入城鄉脈絡，僅區分青少年男女，個人層次的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是否對自傷具顯著預測效果？
- 三、 加入環境層次的城鄉脈絡，是否調節青少年男女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對自傷之預測效果？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研究樣本取自臺灣《114 年兒少使用網際網路行為調查》資料庫，研究對象為來自臺灣 180 間中小學，年齡自 11 歲至 18 歲之青少年，共計 14,467 位。其中，男生樣本為 7,160 位，女生樣本為 7,307 位。本研究通過臺灣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REC 編號為 11312HS206。

3.2 研究工具

3.2.1 性私密影像散佈量表

本次研究所使用量表來自 Morelli 等人 (2021) 的性私密影像散佈量表 (Sexting Behaviors Questionnaire, SBQ)，翻譯成中文版本，並請受試者根據過去一年內關於性私密影像散佈的經驗，回答相關問題。量表採取 5 點李克特式量表 (5-points Likert scale) 形式，量尺從 1 分 (從未有過) 到 5 分 (幾乎每天)。題目含有三個面向，包含自己傳送的性私密影像散

佈 4 題，未經同意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8 題，以及迫於壓力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2 題。量表整體信效度可接受 (Cronbach's $\alpha = 0.93$; CFI = 0.99; RMSEA = 0.088; SRMR = 0.004)，而本研究所預測量之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根據 Morelli 等人 (2025) 的定義，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僅包含未經同意的部分，另測量該面向 8 題的題目信效度亦可接受 (Cronbach's $\alpha = 0.95$; CFI = 0.99; RMSEA = 0.091; SRMR = 0.002)。

3.2.2 青少年風險行為與自我傷害量表

為衡量青少年之自傷 (self-harm)，本研究所採用量表為 Vrouva 等人 (2022) 的青少年風險行為與自我傷害量表 (Risk-Taking and Self-Harm Inventory for Adolescents, RTSHIA)，翻譯成中文版本，並請受試者根據自我經驗，回覆是否有意或是故意做出相關行為來傷害自己。量表採取 4 點李克特式量表 (4-points Likert scale) 形式，量尺從 0 分 (從未) 到 3 分 (發生好幾次)，共 18 題。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量表整體信效度良好 (Cronbach's $\alpha = 0.95$; CFI = 0.94; RMSEA = 0.059; SRMR = 0.040)。

3.2.3 城鄉脈絡調查

本研究將樣本收集之臺灣 180 所中小學，依據臺灣中央研究院 (2023) 《2023 年台灣鄉鎮市區類型之研析》，將所有學校根據其所在位置之鄉鎮區分，參考八大社會人口指標：農林漁牧從業率、工業從業率、服務業從業率、民代、管理人員及專業人員人口率、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率、近五年人口增減率、研究所教育程度人口率以及人口密度，將臺灣 368 個鄉鎮劃分為八類。其中，第一類鄉鎮是最都市化的，而第八類鄉鎮是最鄉村化的。進一步將八類區分為：都市及鄉村，參考教育部 (2024) 臺灣《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根據都市、鄉村青少年比例，將第一類至第五類鄉鎮設定為「都市」，第六類至第八類鄉鎮設定為「鄉村」，以利後續分析。

3.3 研究方法

首先，將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的分數加總，分數越高代表青少年涉及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程度越高；同樣地，將自傷的分數加總，分數越高代表自傷風險越高。進行多階層預測模型前，將 AS 與自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性別差異。多階層預測模型分為個人層級 (level 1: AS、自傷與性別) 與環境層級 (level 2: 城鄉)，區分性別的多群組 (multi-group)，各自建立男生、女生的多階層模型，以探索不同性別的 AS 與自傷關係之城鄉差異。將個人層級的 AS 群組均值中心化 (group-mean centered)，以對比個人層級與環境層級的變異來源。男性與女性多階層模型均分成三個階段進行，首先是僅納入自傷之基線模型 (baseline model)，接著加入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的預測模型 (模型 1)，及加入環境層級城鄉脈絡的跨層交互作用之最終模型 (模型 2)。三個階段模型採取模型概似比檢定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T) 進行模型適配度比較。因 AS 為連續變項，使用 Nakagawa & Schielzeth (2013) 的方法呈現模型間的變異解釋量差異 (R^2)。

4. 研究結果

4.1 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

透過描述統計呈現私密影像散佈、自傷的平均數，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者是否有性別差異。表 1 顯示，男生的 AS 顯著高於女生 ($t_{(12584)} = -6.39, p < .001$)，女生的自傷顯著高於男生 ($t_{(13459)} = 17.14, p < .001$)。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呈顯著正相關 ($r = .07, p = .02$)。檢驗樣本變異數同質性，發現 AS 與自傷的 Levene's Test 的結果皆達顯著，顯示樣本變異數違反同質性假設，改採 Welch's t test 校正自由度，再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表 1 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男生 (N=7,160)		女生 (N=7,307)		df	t	p
	M	SD	M	SD			
AS	7.64	3.93	7.29	2.67	12584	-6.39	<.001
自傷	1.77	4.77	3.38	6.46	13459	17.14	<.001

接著，表 2 顯示，城市與鄉村間 AS 與自傷各自男生、女生的分布情況。

表 2 區分城鄉及性別的 AS 與自傷之描述統計

	城市 (N=12,347)				鄉村 (N=2,120)			
	男生 (N=6,090)		女生 (N=6,257)		男生 (N=1,070)		女生 (N=1,050)	
	M	SD	M	SD	M	SD	M	SD
AS	7.64	3.91	7.27	2.62	7.7	4.04	7.37	2.94
自傷	1.78	4.72	3.37	6.38	1.71	5.06	3.43	6.87

4.2 青少年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多階層預測模型

4.2.1 基線模型 (baseline model)

所有多階層預測模型結果呈現於表 3。從表 3 的男生與女生基線模型來看，男生的自傷來自環境層級的變異為 0.40，個人層級的殘差變異為 22.40；而女生的自傷來自環境層級的變異為 2.16，個人層級的殘差變異為 39.86。進一步以組內相關係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ICC) 計算來自環境層級間的自傷變異，男生約有 2% 的自傷可歸因於環境層級的差異，女生則約有 5%。此外，基線模型的截距顯示，女生初始的平均自傷分數顯著比男生高。

4.2.2 加入預測變項的預測模型 (模型 1)

接著是加入個人層級 (level 1) 的 AS 與環境層級 (level 2) 的城鄉之預測模型 (模型 1)。表 3 結果顯示，男生與女生模型 1 的 AS 皆可顯著正向預測自傷 ($\beta_{boys} = 0.22, p < .001$; $\beta_{girls} = 0.22, p = .006$)，表示青少年無論男女，有越多的 AS，其自傷的程度上升會越明顯。男女模型的 AS 與自傷間的斜率相近，以個人層級來說，男生、女生模型中 AS 與自傷之迴歸係數相近，顯示在個人層級上，AS 對自傷的正向預測趨勢具有一致性。另外，從環境層級的城鄉差異來看，不管學校位於都市或是鄉村，男生與女生的自傷程度 ($\beta_{boys} = -0.24$; $\beta_{girls} = 0.11$) 皆無統計顯著差異。

4.2.3 加入跨層次交互作用的最終預測模型 (模型 2)

最後加入跨層交互作用的最終預測模型 (模型 2，見表 3)。在加入跨層交互作用後，無論男生或女生，模型 2 的 AS 一樣能顯著正向預測自傷 ($\beta_{boys} = 0.17, p = .001$; $\beta_{girls} = 0.23, p = .01$)。比較特別的是，在加入跨層交互作用 (城鄉) 後，男生的 AS 與自傷間的斜率下降，女生 AS 與自傷間的斜率則上升。可能原因在於，個人層級的主效果已不再代表整體平均斜率，而是代表參照組 (城市) 的斜率。換言之，男生組的斜率下降，反映男生在鄉村學校，AS 與自傷的關係比起在都市更加明顯；反之，女生組的斜率上升，表示女生在都市學校 AS 與自傷斜率略高於未區分城鄉時的平均效果。進一步觀察表 2 城鄉脈絡在 AS 與自傷間的跨層調節效果，在女生模型裡，AS 與鄉村跨層交互作用未達顯著，顯示 AS 與自傷間的斜率不會隨著城鄉脈絡而發生改變。而在男生模型裡，鄉村的跨層交互作用對 AS 有顯著調節效果 ($\beta_{boys} = 0.23, p = .04$)，顯示男生的 AS 與自傷間的關係隨著學校位於都市或是鄉村發生改變，鄉村比城市男生之 AS 與自傷關係為強。

綜合上述，初始點的自傷程度是女生比較高，但男女間 AS 與自傷的斜率相近，表示男生與女生的 AS 與自傷相關呈現相近的預測趨勢。在加入鄉村跨層交互作用後，交互作用只有男生組的模型達到顯著，顯示男生 AS 與自傷間的關係會隨著城鄉脈絡變化，比起都市男生，鄉村男生之 AS 與自相關更強。以模型適配度來說，男生與女生的最終預測模型（模型 2）皆為三個模型中最適配的 (χ^2 boys (5) = 399.70, $p < .001$; χ^2 girls (5) = 76.05, $p < .001$)。其中，在男生組可解釋約 15% 的整體變異量，女生組的則解釋約 9.8% 的整體變異量。

表 3 青少年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與自傷之多階層模型分析結果

	男生 (N=7160)			女生 (N=7307)		
	基線模型	模型1	模型2	基線模型	模型1	模型2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估計值
固定效果						
截距	1.87***	1.94***	1.90***	3.41***	3.39***	3.39***
環境層級						
城鄉		-0.24	-0.11		0.11	0.11
學生層級						
AS		0.22***	0.17**		0.22**	0.23*
AS x 城鄉			0.23*			-0.04
隨機效果						
AS		0.16	0.16		0.22	0.24
環境層級	0.40	0.48	0.48	2.16	2.22	2.23
殘差	22.40	20.64	20.64	39.86	38.96	38.95
模型適配統計量						
偏差	42663	42268	42263	47833	47757	47757
邊際 R^2		0.029	0.029		0.008	0.008
條件 R^2	0.018	0.148	0.150	0.051	0.095	0.098
模型比較：卡方差異			399.70***			76.05***

註：城鄉參照組：都市。中心化：個人層級變項分數減去學生的平均數 (group-mean centering)

*** $p < .001$. ** $p < .01$. * $p < .05$

5. 討論

本研究有三個研究問題，第一、青少年男女之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與自傷是否有性別差異？二、未加入城鄉脈絡，僅區分青少年男女，個人層級的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是否對自傷具顯著預測效果？三、加入環境層級的城鄉脈絡，是否調節青少年男女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對自傷之預測效果？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為分層隨機取樣的大樣本，其研究結果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首先，青少年男生面臨的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數量顯著較多，但青少年女生的自傷程度顯著較高；此結果與 Chiu 等人 (2025) 的研究相符，突顯數位風險具有性別差異。其次，在未納入城鄉脈絡的基本模型，無論對青少年男女而言，AS 皆能正向顯著預測自傷行為，此類數位傷害對青少年具有跨性別一致的個人風險。第三，進一步納入城鄉因素並檢驗跨階層交互作用，結果呈現性別差異：對男生而言，AS 對自傷行為的正向預測效果仍然顯著，但受到城鄉環境調節，鄉村地區的斜率比都市大 (預測力較高)。對女生而言，該預測效果在納入城鄉因素後仍維持顯著，與城鄉環境之交互作用未達顯著，顯示此類數位傷害對自傷行為的預測力，無論在城鄉情境具有穩定性 (鄉村地區與都市的斜率無差異)。

綜合研究發現，本研究從**課程設計**、**教師/學校應對辦法**、**輔導策略**三個角度提供實務建議。首先，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設計數位隱私與安全課程，必須關注青少男女在性私密影像散佈情境，所承受的自傷風險是不同的，男生的風險量比較多，但女生具有跨城鄉環境穩定的風險。本研究觀察發現，國民中小學課程資源與教學資源整合平台 CIRN 上即有「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識讀」學習主題，引導學生從兩性角度討論數位性別暴力議題 (CIRN, 2025)。而且在 108 課綱中，科技領域課綱也表示「課程不應只教技術，也重視資訊倫理與法律、媒體與資訊科技相關社會議題、科技與社會互動關係」(教育部，2019)。本研究關於性別與城鄉脈絡的研究結果，提供科技與社會互動關係的量化證據。讓未來教育者在設計課程時，能夠加入性別、環境特性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個體與環境因素在青少年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 (AS) 與自傷之間的影響力。

其次，從**教師/學校的應對辦法**角度來看，重點在於討論學生若真實遭遇具傷害意圖的性私密影像散佈情境，應該如何建立學生的自救意識。臺灣目前設有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提供平台申訴，其主要功能在於能即時與警政單位合作，盡快將青少年遭外流的性私密影像刪除 (iWIN, 2025)。身為教育者，我們能做的是告訴學生有此求助途徑，以及保留必要證據 (對話截圖、帳號、地址) 檢舉，以利警政單位快速鎖定目標執行任務。而在國外也有類似的作法，例如：澳洲的 eSafety 同樣提供申訴平台，並且強調「匿名性」，可進一步保障兒少安全 (李怡慧、周倩，2021)。從研究問題三的研究結果來看，本研究推測讓鄉村男性因 AS 與自傷之間的關聯更高的原因，根據 Youngson 等人 (2025) 的觀點，鄉村較緊密的社會結構讓閒話 (gossip) 傳遞的速度更快，更容易收到來自熟人較多汙名化的謾罵，讓青少年自傷傷害感被放大。所以，將通報機制設成匿名性質可能也是不錯的策略，且 Sun 等人 (2022) 表示該作法目前在英國得到支持，是有效能處理數位性別暴力案件的方法。惟此方向主要是根據本研究結果與既有文獻觀點所提出的實務推論，並非本研究直接驗證其有效性。

最後，從**輔導策略**角度來看，學校輔導工作未來可加入專業人員 (iWIN 成員、諮商師) 加入團隊，協助曾涉入具傷害意圖性私密影像散佈且明顯有自傷傾向之青少年通報並安撫情緒。此外，學校可思考如何提供較低揭露門檻的支持方式，特別是鄉村學校，例如：強化保密原則，建立明確求助窗口；或是匿名諮詢機制，鼓勵受害學生勇於表達。期待能透過加強學校輔導量能，建立更完善的校園數位安全網絡。

6. 研究限制

本研究存在些許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所採用之樣本為橫斷面資料 (cross-sectional data)，不能肯定說明青少年的自傷是受到 AS 影響，僅能確認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接著，本次研究未呈現 AS 行為的年齡差異，雖以 Chiu 等人 (2025) 的研究來說，已討論 NCS 具有年齡層的差異，以國小發生最多，其次國中，最後高中。但以 AS 而言，目前尚未有研究討論其年齡分布的情況。最後，本次研究的貢獻在於，呈現青少年性別與城鄉脈絡間 AS 自傷之關係，也期待本次研究成果，能提供未來政府擬定相關輔導政策之參考。

參考文獻

- 中央研究院 (2023)。2023 年台灣鄉鎮市區類型之研析。取自：<https://reurl.cc/LQq9Re>
- 李怡慧、周倩 (2021)。他山之石—有效的數位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具體做法。《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1(1), 203-218。 <http://www.ater.org.tw/journal/article/11-1/monography/02.pdf>
- 教育部 (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

取自: <https://reurl.cc/534xMG>

教育部 (2024)。《11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取自:

<https://stats.moe.gov.tw/bookcase/Basic/114/index.html>

CIRN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2025)。科技、資訊與媒體的性別識讀。取自:

<https://cirn.k12ea.gov.tw/web1129/index.aspx>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2025)。常見 Q & A。取自: <https://i.win.org.tw/qa.php>

Attrill-Smith, A., Wesson, C. J., Chater, M. L., & Weekes, L. (2021). Gender differences in videoed accounts of victim blaming for revenge porn for self-taken and stealth-taken sexually explicit images and videos.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5(4), Article 3. <https://doi.org/10.5817/CP2021-4-3>

Barrense-Dias, Y., Berchtold, A., Surís, J. C., & Akre, C. (2017). Sexting and the definition issu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1(5), 544-554.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7.05.009>

Chiu, Y. C., Liu, C. H., Chang, S. M., & Lin, Y. H. (2025).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xting and Self-Harm Behavior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 22(9), 989–996. <https://doi.org/10.30773/pi.2025.0042>

Cotter, D. S., Dooley, N., Staines, L., et al. (2025). An investigation of gender-based differences in social media use, sexting behaviours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poor mental health and self-harm in adolescents: A cross-sectio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 *Irish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10. <https://doi.org/10.1017/ipm.2025.10122>

Gámez-Guadix, M., & de Santisteban, P. (2018). “Sex pics?”: Longitudinal predictors of sexting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3(5), 608–614.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8.05.032>

Hasinoff, A.A., & Shepherd, T. (2014). Sexting in Context: Privacy Norms and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24.

Lan, Y. T., Pan, Y. C., & Lin, Y. H. (2022).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problematic online behaviors and self-harm risk.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17, 46–51.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2.08.073>

Morelli, M., Urbini, F., Bianchi, D., et al.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rk Tria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xting Behaviors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cross 11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5), 2526.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052526>

Morelli, M., Rosati, F., Cattelino, E., et al. (2025). Emotionally tough, sexting rough: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s and aggravated sexting in 11 countries. *Psicothema*, 37(3), 33-44. <https://doi.org/10.70478/psicothema.2025.37.22>

Oliffe, J. L., Kelly, M. T., Gonzalez Montaner, G. et al. (2022). Men, relationships and partner-initiated break-ups: A narrative analysis. *Health Psychology Open*, 9(2), 1–13. <https://doi.org/10.1177/20551029221142465>

Sun, H., Yuan, C., Qian, Q., He, S., & Luo, Q. (2022). Digital Resilience Among Individuals in School Education Settings: A Concept Analysis Based on a Scoping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 858515. <https://doi.org/10.3389/fpsy.2022.858515>

- Wright, M. F. & Wachs, S. (2024).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ext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Sexual Risk Behaviors: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 Ethnicity, Disability Status, and Sexual Minority Statu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3, 1115–1128.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3-02764-7>
- Ybarra, M. L., & Mitchell, K. J. (2014). “Sexting” and its relation to sexual activity and sexual risk behavior in a national survey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5(6), 757–764.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4.07.012>
- Youngson, S. A., Cuesta-Briand, B., & Coleman, M. (2025). Unveiling the rural dichotomy: The dual impact of rurality on youth mental health. *Rural and Remote Health*, 25, 8692. <https://doi.org/10.22605/RRH8692>